

工地之上，风很大，针砭刺骨。四掌柜最初是一人挑土，在坝上跑上跑下，一天下来，骨头如散了架一般，浑身酸痛。别人在工棚里打牌，聊天，他大都不参与，只是勉力起来，把工棚收拾一下，大家都知道，四掌柜是闲不住的人，爱整洁。

这个水库工地，是非常壮观阔大的场面。当时集中了莽莽中原十几个县的十万民工，在此修建水库，自然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，要把淮河的事情办好。如何办好？修坝、筑堤、蓄洪，可以灌溉，亦可饮用，最为重要的是防洪。四掌柜是这十万大军中最为普通最为基层的一介民工。

到了后来，四掌柜的体力渐渐不支，实在不能单独挑担子了，工程队就让他与一本村的后生晚辈结伴抬土、挖泥。后生狡猾、惜力，总是有意无意地把箩筐紧靠着四掌柜，其他人看到，就骂这位后生，四掌柜是爷爷辈的，你不要太欺负老实人啊。受到众人指责，这位后生才多少收敛一些。

放工，饭罢，四掌柜最大的享受就是看女儿的来信。说看，也是不准确的，他不识字，只能央请在工地上管伙食的后生，这个人大致小学毕业，他看了信，给四掌柜说，俺姑在信里说了，家里一切都好，你安心劳动，等工程结束，你家大掌柜带你去裴城看病。四掌柜就很很地讷讷地问，还说啥？还说啥？后生被逼得急了，就说道，你家三掌柜的去了青海，判了十五年。此话说罢，四掌柜神色大变，默默站起来，走到工棚外面去了。他只隐隐约约听到，有人训斥这位

吾乡早年，糊灯笼也是迎接春节必不可少的杂事之一。我之所以说是杂事，是相对于那些更为重要且繁复的活计而言，比如杀年猪，比如烙火烧，从准备到施行，不仅时间长，也需要更多的人手。糊灯笼，一人而已。

那时，很少有卖灯笼的，即使有，也是大大的圆圆的像天安门城楼挂的那种，除非厂矿机关单位能用上，普通百姓人家并不适合，况且还要花许多钱。自己糊，想要什么样的不说随心所欲吧，圆形，方形，五角星形，总会藉着自己的想法做出一二，与写春联画年画一样，收获或多或少的成就感。

我家的灯笼一般也都是由我来完成。

记得第一次做灯笼，母亲对我说：你心细，能做好。

母亲似乎还不愿意将心灵手巧的褒义词奖励给我。她是要看我的成绩哩。

这有何难。做灯笼，最简单的就是正方形、长方形的。首先，找来几根高粱秆儿，按一定尺寸剪断，然后用麻绳捆紧各个接头，底部托蜡烛的横杠用一块长条



白沙之死

雷雨



冬之韵 李海波 摄

管伙的后生：你说这些弄啥？你说这些弄啥？

从此以后，四掌柜就更为沉默了。偶尔听到大家在休息闲暇，说说这里方圆的的事情，多是喷空、瞎聊，也叫说瞎话。四掌柜听他们说关二爷在此过五关斩六将，唤做东岭关，在此还有曹操的什么遗址，还有就是东家长西家短，有一杨姓人家的庄园如何大，要远远超过村子里的草门楼呢。四掌柜不是诗人，也不大参与大家的议论交流，他只是想，要是把大掌柜、三掌

柜，还有自己的孩子都带到这里来看看这里的水面，这里的大堤，该有多好啊。

入秋了，工期也接近尾声，但四掌柜却明显地焦躁不安起来。他在工棚里，会经常噩梦连连，不断被惊醒。当年的氛围，水库完工，要有典礼，锣鼓喧天，旌旗招展，搭有很隆重的台子，有领导在上面讲话，还有评选出来的先进分子上去披红戴花。有人说，四掌柜干活最为卖力，让他当先进，别人也服气。四掌柜连连摆手，坚决不从。

糊灯笼

程远

木板，中间穿透一个铁钉，钉尖朝上，既可用于托举蜡烛，又能起到整体稳定作用。灯笼的上方，对角或中间，拴一条细铁丝，无疑，这是用来悬挂的。灯笼骨架搭好，剩下的才是真正的糊灯笼。我们一般都是用买来的彩纸，裁成与灯笼四面相同大小的四块，或红或绿或蓝或粉一种颜色，或互相交替，最后用浆糊粘好，放进蜡烛或灯泡，一个灯笼就基本完成了。但，这显然也太简单了！这不符合我的风格。我不仅要裁剩下的彩纸剪成一缕缕的穗儿，粘贴在灯笼上下的边缘，还要扎成一个长穗，用细绳拴在蜡烛底下的横板上，甚至找来毛笔，在灯笼的四面题字，什么恭贺新春四季平安云云。好不自得。

不过，墨水字在灯笼上，照出来总是显出黑影。

母亲说：我给你剪几朵花贴上吧，用彩纸。

母亲有设计的天赋。她不仅给我们这些小孩子做衣裤，织毛衣，就是我们脚下的鞋垫，也是母亲用平时积攒的小碎花布缝合起来的，如果面料稍微大一些，她就会用缝纫机在上面扎出蝴蝶蜈蚣、花草树木。即便是再小不过的碎块，也要尽量

搭配，做成好看的样子。剪纸，更是她的绝妙手艺。平时，我们兄弟用过的旧书本，如果不要了，她都会拿去做剪纸，尤其是画报，不仅厚实，还带颜色。用母亲的剪纸来装饰灯笼，显然要比我那黑乎乎的毛笔字，亮堂多了。

我家做灯笼一般都是一小一大，前者挂于房门檐下，后者则要高悬在院子里的灯笼杆上。那时，每家的院子里都有一个灯笼杆，上面钉一个三角形木框，安上滑轮，做好的灯笼就会通过滑轮上的绳子上下起落。灯笼杆以高且直为上品，如果在顶部再能扎一束青翠的松枝，简直完美至极。挂灯笼，通常都在年三十的傍晚，当人们吃过晚饭，包完饺子，等待新年钟声的时候，每家房前和院子里上空就会亮起红红的灯笼。那时还没有春晚，即使有，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也是雪花纷飞，难以卒看。这时，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就会跑到家门前的火车道上，俯瞰眼下的居民区，比谁家的灯笼挂得高，照得亮，映得红。

我们这趟房四家中，只有小胖家的灯笼杆是铁管的，不用说，数它最

最后，大家也就尊重他的意见了。

庆功会开过，要演地方戏，有各种剧种。申凤梅的越调，当时还不是很知名，而喝彩者众。还有海连池的《卷席筒》，一再搬演，人山人海。四掌柜也去看了，实际上是去听戏。有高音喇叭传送声音，海连池独特悲凉不无诙谐的唱词，在四掌柜听来如同剜心刀割一样，尤其是海连池与侄子、侄女的难舍难分，四掌柜一听这一唱词，想到自己若不是举证三哥，他何以会远徙青海生死未卜，想到三掌柜家的几个孩子，自己的血亲侄男侄女，三嫂要是向自己追要三哥，自己可如何面对？想着，想着，四掌柜就有点精神恍惚起来，他仿佛看到当年，他与三哥去许昌贩烟归来，实在是走不动了，三掌柜背着他过了汝河。到了家里，娘亲看到三掌柜满脚是泡，就做势去打四掌柜，说他不知道心疼哥哥。三掌柜抱着母亲不让，母子三人大放悲声。

四掌柜离开戏台，独自回返工棚。他路过一个叫桂园的地方，就驻足打量，却发现，这个园子里有一口枯井。

四掌柜突然不见了，工程队里慌张起来，看他铺上的被褥已经收拾完好，这人究竟到哪里去了呢？

几天后，四掌柜被架子车拉回汝河边的荒村，一家老少怎能接受这样的现实？老娘亲以头撞地，凄惶无助、绝望之状，真是锥心泣血，呼天不应。

这一水库，人称白沙水库，在颍河之上，地处禹州、登封交界处。

四掌柜，是我四爷，他的名讳叫王桂堂。他离开这个世界迄今已经66年了。

直。但似乎不是那么高——难道铁管太高更容易弯曲？反而不如我们这几家的松木杆高。不仅如此，它还拔凉，手摸上去浑身一哆嗦。

用舌头舔一下试试？小胖的五哥怂恿我们。

我们才不会上当呢。我们先前舔过仓房锁头，粘下一块皮。

当然，这都是那个年代的故事了。

那时，不仅用玉米秆做挂在房门和院子里的灯笼，还会做几个更小一些的五星灯笼，以供弟弟妹妹们走街串巷拎着玩，有时不小心摔倒，蜡烛就会点燃灯笼，直至化为灰烬。后来，二哥从知青点抽调回来，跟一个木匠师傅学手艺，我家的灯笼就不再用玉米秆做了（具体说，也不用我做了），而是二哥用木条、木板做的，甚至还镶上了玻璃。灯笼也由简单的正方形，变成了六角的多边形，很像现在南方流行的宫灯，看起来奇妙得紧。

记忆中，二哥做的这个灯笼用了好几年，都是挂在房门前的，从腊月三十一一直挂到正月十五。过了十五，我们就把它收进仓房一角，留待来年擦洗干净再挂。有时，上面的玻璃不小心打碎了，二哥也会及时给换上。后来，小镇上的商店也开始卖灯笼了，各式各样的都有，但大多数人家还是喜欢自己做灯笼，尤其是挂在灯笼杆上的灯笼，很多都是请矿上的焊工用铁条焊接的，很结实。

这时的灯笼就很少用彩纸糊了，而是罩上红绸布，一用多年。